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五十回 劉德太怒打花臉狼 鐵幡桿保府雙賣藝

話說高源、劉芳與張耀宗周濟了劉寡婦母女，僱了一輛車，收拾細軟之物，上車走了不遠，只見從正東上來了二十多人，都是紫花布褲褂，薄底靴子，手執木棍、鐵尺，後跟一輛車，正是花臉狼賈虎。劉德太看罷，急把單刀一擺說：「哪個不怕死的，只管前來！」高通海也一揮單刀，把那搶人之人全都鎮住了。賈虎見事不好，就坐車逃走去了。張耀宗說：「二位請將劉寡婦母女帶上京都走一遭。」張耀宗當即與二人分手，回歸店內，見了彭公，把在劉寡婦家中所辦之事，細說一遍。彭公算還飯帳，僱了一輛車上那保定府。到保定府進的北門，住在唐家衛順和店內，開發了車錢。這座店是在路西，大人住的是西上房。方才坐下，只見簾子一起，楊香武從外面進來，給大人請安。

原來楊香武自從三盜九龍杯，眾英雄各自回家之後，便與鳳凰張七即張茂隆，帶著兩個徒弟，在前門外西河沿宏升店內住著，要聽幾天戲散散心。八臂哪吒萬君兆愛上那楊香武的薰香，安心要學，楊香武卻不願告知。鳳凰張七說：「徒弟，你要跟楊大爺學雞鳴五更返魂香，就給他磕個頭，認為師父，他才會教你。」那萬君兆說：「師父之言是也。」就把楊香武請在

上座，磕了頭認為老師。楊香武說：「你好好跟我三年，我全都教會了你。」住了幾天，張七帶朱光祖上宣化府探親去了。

楊香武便帶萬君兆回了一次家。這一天在保定府店內住著，打算要到九曲黃河魚眼高恒那裡去慶八十整壽。今日忽見彭公帶著一位少年人下車，住了西上房，自己即過來給大人請了安。

彭公說：「老義士從哪裡來？」楊香武說：「自拜別之後，只在家中樂守田園。大人從哪裡來？」彭公唉了一聲，說：「一言難盡！」就把在連窪莊失去金牌，打算去見直隸總督，求他發官兵前去剿滅的事說了出來。楊香武說：「此事不可聲張，叫人知曉，多有不便。草民願施展當年之勇，以前去盜他的金牌。我把我的徒弟帶來見見大人。」出去少時，把萬君兆帶進來，給大人請安，又問明了張耀宗的姓名，全給引見了。楊香武說：「大人在此等候我師徒二人，明日必來回信。」

楊香武叫店家把門鎖上，師徒二人施展陸地飛騰之法，到了連窪莊，飛身上房，在各處哨探，見並無一人，連裡帶外毫無動靜。楊香武再往各處尋找，也無下落。找到後邊，才聽到屋內有人說話。他飛身下來，進屋一看，但見裡邊燈光閃爍，有兩個人正收拾箱櫃內的物件，包了兩個包裹，好像要走。楊香武師徒將他們堵在屋內，說：「你二人往哪裡走，武連在哪裡？快說實話！」嚇得二人戰戰兢兢，一個說：「大爺饒命！我二人是親兄弟，就在這東首居住。我二弟叫李祿，他給這裡莊主看守花園，不知開了什麼亂子，莊主昨日一早起來，便收拾細軟，坐了套車馱轎，連家眷一並上河南探親去了。我兄弟給他看房，叫我來將莊主剩下的破舊衣服取去，不想遇見二位。

不知你二位從哪裡來的？」楊香武說：「武連往哪裡去了？」

那二人說：「往河南，但不知哪一處。」楊香武與萬君兆聽了，也無可如何。放了那人，師徒二人便回歸保定府店內，見了大人，細說連窪莊之事。

彭公說：「這金牌乃聖上所賜，追回來才好。」楊香武說：「大人不必憂愁，咱們到街上散散悶去，只要遇見朋友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彭公帶張耀宗和楊香武師徒出離順和店，到了街上，只見府衙馬號前，圍著一大堆人。張耀宗分開眾人一瞧：當中有一個賣藝之人，年過半百，面如晚霞，掃帚眉，大環眼，準頭端正，一部花白鬚鬚，身穿月白布汗衫，青中衣，薄底快靴，手拿一對虎頭鉤。在他肩下站一婦人，年約五旬，黃臉膛，身穿細藍毛布褂，青中衣，頭上綰一個發髻，短眉毛，三角服，薄片嘴，兩隻大腳。在那婦人身旁，站定一個女子，生得十分俊俏，年有十八歲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裙拖六幅湘江水，髻聳巫山一段雲；貌態只應天上有，歌聲豈合世間聞。

胸前瑞雪燈前照，眼底桃花酒半醺；不是相如能賦客，肯教容易見文君。

張耀宗看罷，暗為稱奇，心中說：「這一個賣藝的人，會有這樣好女子！」只聽那老頭兒說：「眾位，我先練一趟，回頭再叫我那女兒練。在下面是河南人，來此訪友，以武會友。如有子弟老師前來幫個場子，也算是打個幫架。我初到此處，不知子弟老師在哪裡？只好自己先練一趟拳，獻丑一下。」只見他拳似流星眼似電，腰似蛇行腿似鑽，手眼身法步，走開了一團神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跨虎登山不要忙，倚身逸步逞剛強。

上打了葵花式，下打跑馬樁。

喜鵲登枝挨邊走，金雞獨立站中央。

霸王舉鼎千斤重，童子翻身一炷香。

眾人看罷，無不喝采。練完了，人給的錢不少。忽見西首

眾人一閃，大家說：「來了，來了！」張耀宗與彭大人一看，只見從西首進來一位老英雄，亦有五旬以外。身高八尺，面如紫玉，雄眉闊目，花白鬚鬚飄於胸前，身穿青洋縐大衫，足登青緞快靴。後跟一位女子，年在十八九歲，梳了大髻，身穿兩過天晴綢褂，蔥綠色中衣，三寸金蓮又瘦又小，紅花鞋，拿著一條手帕，真有傾國傾城之貌，令人可愛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嫋娜腰肢淡淡妝，六朝宮樣窄衣裳。

著詞暫見櫻桃破，飛盡遙聞荳蔻香。

春惱情思身覺瘦，酒添顏色粉生光。

此時不敢分明道，風月應知暗斷腸。

這二人來至場中，老英雄與那老者說：「大哥，我帶你姪女兒來，教她姐妹二人練一回。」賽毛遂楊香武一拍張耀宗說：「張賢弟，你看那面如晚霞的，他是河南上蔡縣蔡家寨鐵幡桿蔡慶，那位婦人是他妻子金頭蜈蚣寶氏，這女子是她女兒，叫惡魔女蔡金花。後來這位，乃是淮安一帶水路的老英雄猴兒李佩，那女子是他女兒李蘭香。」張耀宗說：「老英雄，你既認識，我與萬君兆去幫他一個場兒練兩趟。」楊香武說：「這二人不是賣藝為生，其中必有別情，我問問他便知分曉。」

楊香武立時進去，高聲說道：「蔡、李二位兄台，久違，少見。」蔡慶、李佩抬頭觀瞧，認得是賽毛遂楊香武，連忙見禮，各敘寒溫。楊香武一拉蔡慶說：「老兄台，你為何在此作這事業，我有所不明？」蔡慶說：「老弟有所不知，自你從紹興府回家，想你姪女金花這麼大年歲，我若給一個莊農人家，怕屈了你姪女兒的終身；若給官宦人家，又怕人家不要。我與你嫂嫂商議，帶她到京都之內再為打算。若把她給了人家，我就完成了一樁大事。李兄的心事，與我相同。」楊香武說：「你二位這兩件事，全都交給我。我叫兩個人來幫你練一趟。」

張耀宗聞聽就跳進場子。蔡慶瞧那人年約二旬光景，白淨面皮，五官端正，雙眉帶秀，二目有神，身穿藍綢長衫，足登青緞快靴，把長衫脫去，內襯藍綢褂褲。萬君兆也是十七八歲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精神百倍。二人就在當場練了一趟拳，然後各人又練了一趟，給錢的不少。大家合在一處，楊香武問二位在哪里居住？蔡慶說：「在順和店後院上房，昨日到的。」楊香武說：

「好，咱們都住在一個店內，我還有一宗要緊大事相求！」說著大家回店。

楊香武叫張耀宗與萬君兆先同大人到上房，他們俱至後院。

楊香武說：「二位兄台，先叫姪女裡間屋坐，我還有話說呢！」

隨說道：「你二位看見方才的那兩人了，我想給二位姪女說說親，願意否？」蔡慶說：「很好。」李佩也說：「不知他二人作何生理？」楊香武說：「張耀宗乃神拳無敵張景和之子，現在保著河南巡撫彭大人，保升六品銜，記名千總，實缺把總，跟大人充

當巡捕。那萬君兆是我徒弟。」蔡慶說：「賢弟，你既如此說，我就把你姪女給了張耀宗吧，你要定禮去來。」李佩說：「你我作親家，就把我女兒給你徒弟萬君兆吧。」楊香武來到前院，把這話和張耀宗說了。張耀宗說：「大人失了金牌，還無下落，我如何先辦這件事呢？」彭公說：「張耀宗，你不必推辭，這件事是人間的大事，就給定禮才好。」楊香武帶二人認了親，拜了丈人。接著就把丟金牌之事，與蔡、李二位說了一遍。李佩說：「我明日帶你姪女回淮安，給你探訪金牌的下落。你再帶著徒弟來擇日完婚。我倘若訪著下落，速到汴梁城巡撫衙門送信就是了。」蔡慶說：「我先把你姪女兒打發回家，我跟你去探訪探訪。據我想，這件事須落在北邱山，不然就在紫金山。」楊香武說：「我帶萬君兆暗探下落，明日起身，咱們在中梁城巡撫衙相見。」楊香武到前院把此事和大人說明，彭

公點頭說：「此事全仗老義士之力了。」次日，蔡金花和竇氏母女先回家。不知此後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